

黃帝內經靈樞經證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

內有五閱以觀五氣五氣爲五藏之使故也

註證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刺有五宮五閱以觀五氣五氣者

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副也願聞其五使當安出歧伯曰五

官者五藏之閱也黃帝曰願聞其所出令可爲常歧伯曰

脉出于氣口色見于明堂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藏

經氣入藏必當治裏

按本紀云帝命俞則歧伯當公察明堂究息脉

此言五官爲五藏之外閱而五色尤驗于明堂也夫刺

法有五官如下文鼻爲肺之官目爲肝之官口唇爲脾

之官舌爲心之官耳爲腎之官者是也此五官者可五
閱以觀青黃赤白黑之五氣正以五氣者乃五藏之所
使如肝青心赤脾黃肺白腎黑是也又五時之所別如
春肝夏心至夏脾秋肺冬腎是也但五氣所出可以常
驗五藏者正以脉雖出于氣口而五色必見于明堂其
五色迭出以應五時各如其常惟外經邪氣入藏必當
從裏以治之蓋由外固可以知內而病在于裏不得以
治外也

帝曰善五色獨決于明堂乎岐伯曰五官已辨闕庭必張

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

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見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
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以鍼

此言五色雖決于明堂而凡諸部博大者壽必高而病

易已也

按本經五色篇雷公曰五色獨決于明堂乎黃

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

面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

皆見于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

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

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五藏安于胃中

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

澤以清五官安得無辨乎

帝以五色獨決于明堂爲

疑伯言五官在外曉然可辨其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

肺也卽兩眉之間也庭者額中也卽首面也顏也必開

而張乃立明堂以闕之明堂者鼻也其明堂廣大而爲

而張乃立明堂以闕之明堂者鼻也其明堂廣大而爲

而張乃立明堂以闕之明堂者鼻也其明堂廣大而爲

蕃爲蔽者又見于外蓋頰側謂之蕃耳門謂之蔽耳四
周之壁旣方地角之基又高引垂向外五色又順平博
廣大壽當中百歲也設有病時見此五色則刺之而病
必已蓋如是之人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之以鍼
而刺之也

黃帝曰願聞五官歧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
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腎之官也

此言五官之所在也肺在內而鼻爲之竅所以司呼吸
也故爲肺之官肝在內而目爲之竅所以別五色也故
爲肝之官脾在內而口唇爲之竅所以納五穀也故爲

脾之官心在內而舌爲之竅所以辨五味也故爲心之官腎在內而耳爲之竅所以聽五聲也故爲腎之官

黃帝曰以官何候歧伯曰以候五藏故肺病者喘息鼻張肝病者腎青脾病者唇黃心病者舌卷短顙赤腎病者顙與顏黑

卷上
聲

此言五官可以候五藏之病也鼻爲肺之官故肺病者當病喘息其鼻乃張目爲肝之官故肝病者其目眇必青唇爲脾之官故脾病者其唇必黃舌爲心之官故心病者其舌必卷而短顙亦必赤耳爲腎之官故腎病者顙與顏皆黑也

黃帝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見其常色殆者如何歧伯曰五
官不辨闕庭不張小其明堂蕃蔽不見又埤其牆牆下無
基垂角去外如是者雖平常殆况加疾哉埤音碑卑也

此言諸部狹小者必殆也五藏之脉安所從出五藏之
色安所從見其常色見者而又至于危皆帝之所疑也
伯言人之五官不可明辨闕庭又不張明堂又狹小蕃
蔽不可見其牆又卑牆下無基垂角何外如是者雖無
病而平常尙有殆者况加之以有病哉

黃帝曰五色之見于明堂以觀五藏之氣左右高下各有
形乎歧伯曰府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

度也

此言面部之左右上下各如府藏在中之次舍所以可

觀五色于明堂也帝問五色見于明堂者可以觀五藏

之氣然左右上下各有形可驗而一如其在中之度乎

伯言府藏之在中也各有次舍而面部之左右上下悉

如其在中之度耳故可以觀而知也按本經五色篇曰庭者首面也關上

者烟喉也關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

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

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

勝眈于處也額者肩也額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

眇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

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

股裏也巨屈者膝臙也此五藏六府之

部分也此節當與五色篇圖形參看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首節有行之逆順後分肥瘦壯幼等刺法故名篇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鍼道于夫子衆多畢悉矣夫子之道應若失而據未有堅然者也夫子之問學孰平將審察于物而心生之乎歧伯曰聖人之爲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平水也工人不能置規而爲圓去矩而爲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順之常也黃帝曰願聞自然奈何歧伯曰臨深決水不用功方而水可竭也循拙決衝而經可通也此言氣之滑澁血之清濁行之逆順也

此言鍼道一本于自然之妙也帝問鍼道畢陳若有所
失而據守難堅未知由學問而熟抑亦山心而生伯言
聖人之爲鍼道者合于三才必有明法以起度數其法
式檢押乃可傳之後世也譬之工匠必用尺寸繩墨規
矩以爲長短平水萬物之平莫過于水故曰平水方圓此乃自然之道
其爲教易行其行之逆順有常能循其法譬之臨深決
水循掘決衝而水易竭經可通也何也正以人之氣有
滑澁血有清濁行有逆順皆有自然之妙故耳

黃帝曰願聞人之自黑肥瘦小長各有數乎岐伯曰年質
壯大血氣充盈膚革堅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

肥人也廣肩腋項肉薄厚皮而黑色唇臨臨然其血黑以
濁其氣濇以遲其爲人也貪于取與刺此者深而留之多
益其數也

此言刺肥人之有法也各有數者各有刺鍼之數也深
而留之者深入其鍼而久留之也此乃刺肥人之數而
下所言貪夫體色氣血其法宜同故并及之且其數又
加益也

帝曰刺瘦人柰何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
簿唇輕言其血清氣滑易脫于氣易損于血刺此者淺而

疾之少去
聲

此言刺瘦人之有法也廉薄也疾速也言此等瘦人若深而留之則氣易脫而血易損故必淺入其鏹而速去之也

黃帝曰刺常人柰何岐伯曰視其白黑各爲調之其端正敦厚者其血氣和調刺此者無失常數也

此言刺常人之有法也常人者不肥不瘦之人也視其人之白者當調以瘦人之數黑者則用肥人之數有等端正敦厚與上貪于取與者異其血氣必和調也刺之者固不如肥人之久以留之亦不如瘦人之淺以疾之但無失其常數而已

黃帝曰刺壯士真骨者柰何岐作曰刺壯士真骨堅肉緩節監監然此人重則氣滯血濁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勁則氣滑血清刺此者淺而疾之

此言刺壯士真骨之有法也有等壯士肉少而骨粗者其肉堅其節緩監監然其勢難動此人者其體若重則氣必滯而血必濁刺此者當深其鍼而久留之如肥人之數其體若輕而勁則氣必滑而血必清刺此者當淺其鍼而疾去之如瘦人之數也

黃帝曰刺嬰兒柰何岐伯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歧者以毫鍼淺刺而疾發鍼日再可也

此言刺嬰兒之有法也毫鍼者九鍼論七日毫鍼取法
于毫毛其鍼宜淺其發鍼宜速日再者寧一日之內復
再刺之不可久留其鍼也

黃帝曰臨深決水柰何歧伯曰血清氣濁疾寫之則氣竭
焉黃帝曰循掘決衝柰何歧伯曰血濁氣滯疾寫之則經
可通也氣濁之濁
當作滯

此承首節而言臨深決水循掘決衝之義也所謂臨深
決水者正以比人之血清氣滯者疾寫之而邪氣遂竭
猶之臨深淵以決放其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所謂
循掘決衝者正以比人之血濁氣滯者疾寫之而經脈

可通猶之循其所掘之處仍用力以升掘之而水可通也皆指寫法而言而自然之妙寓其中矣

黃帝曰脉行之逆順柰何歧伯曰手之三陰從臑走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

此承首節而言脉之逆順以各經之所行者有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也手之三陰從臑走手者太陰肺經從中府而走大指之少商少陰心經從極泉而走小指之少衝厥陰心包絡經從天池而走中指之中衝也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者陽明大腸經從次指商陽而走頭

之迎在太陽小腸經從小指少澤而走頭之聽宮少陽
三焦經從四指之關衝而走頭之絲竹空也 足之三
陽從頭走足者太陽膀胱經從頭睛明而走足少指之
至陰陽明胃經從頭頭維而走足次指之厲兌少陽膽
經從頭前關而走足四指之竅陰也 足之三陰從足
走腹者太陰脾經從足大指內側隱白而走腹之大包
少陰腎經從足心湧泉而走腹之俞府厥陰肝經從足
大指外側大敦而走腹之期門也夫手之陰經自藏而
走手爲順則自手而走藏爲逆手之陽經自手而走頭
爲順則自頭而走手爲逆足之陰經自足而走腹爲順

則自腹而走足爲逆足之陽經自頭而走足爲順則自足而走頭爲逆所謂脉有逆順者如此

黃帝曰少陰之脉獨下行何也歧伯曰不然夫衝脉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出于顏頤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腠中伏行髀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并于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黃帝曰何以明之歧伯曰以言導之切而驗之其非必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也黃帝曰審乎哉聖人之爲